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〇四回 裝靈官五人現呆像 搖大會七點鬧神通

話說濟公聖僧，八月廿五日在如意館酒後就桌打盹，並非真要睡覺，卻因有件心事，不便同他三人說明，故此裝作瞌睡。及至楊魁等歸房安息，他便作隱身法，來至國舅府，到了桂花廳。見一群奸賊，男男女女，陪著那劉香妙、蘇蓮芳，杯去盞來，高談闊論，好不適意。又聽見徐焱要游月宮，看見劉香妙與妖作怪的，好不發笑，暗道：只恨我不開殺戒，要此時拿把刀來，殺個罄盡，倒免得明日宮中一番的擾亂了。忽然心中打算，又聽徐焱要召月宮仙子，那劉香妙便在那畫九天玄女劫妖符。濟公初意本要破掉他的法術，丟丟他的醜，轉念一想，但看他召些什麼妖精來。不上多時，但見一些花妖陸續來到，暗道：這九天玄女符法，倒也利害，連牡丹妖王、芍藥妖相，居然也劫到此地。濟公連忙跑出，對著花妖迎上，只見那些花妖一見濟公，也就停步，戰戰兢兢，忙上前打了稽首。濟公道：「你等何往？」那妖齊道：「奉九天玄女之召至國舅府，不敢不至。」濟公道：「你等回罷，九天玄女如有譴責，就說奉俺的法旨遣回了。」所以大眾見眾仙冉冉而來，忽然停步。就是這個時候，濟公將花妖遣回，轉身收了隱身法，飛步就直奔桂花廳而來。劉香妙、蘇蓮芳認識濟公，一見嚇了一跳，忙將腰間寶劍抽出，奔上就砍。徐國舅父子三人，也各拔劍圍上。濟公此時手無寸鐵，心生一計，暗道：此間有現成樣錦的流星，何不用用。將身一蹲，便上了桌，就將桌上的碟兒、杯兒、壺兒，一件一件的，當兵器打下。這一桌打完了，又到了那一桌上，四張桌上，打了一個罄盡。心中想道：咱想這幾個人，有的去死期尚遠，有的還有幾個時辰的陽壽，咱總不能逆天行事，只得拿他們耍耍就罷了。心中想定，一縱出了圈外，對著這五個人念了一句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說聲「定」，一個個的就同廟門口的靈官菩薩差不多，寶劍舉著，眼睛定著，身子動也不動。濟公順手就在壁上，把張白紙一扯，仍作起隱身法，在旁邊聽了閒話。只聽一些女子、一班家人，個個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原來還是在我家裡打的呢。」大眾女子道：「我們剛才在月宮裡看著打，不敢動身，深怕從天上跌下來，怎麼此時還是在我家桂花廳裡？早知如此，我們早走了。」一眾家人，也說道：「我們在簷下吃酒，但聽得拋碗打盤的一派亂響，我們就同不知在於何處。早知還在家裡，我們也去幫幫勢了。」語也才了，只聽華氏同徐焱喊道：「你們去查點這和尚，從何處走了，快些把廳上燈燭點起。」一眾家人，忙個不住，找和尚的找和尚，點燈燭的點燈燭。轉瞬之間，桂花廳燈燭輝煌，如同白晝。徐焱定睛一看，見得滿地碎碗破碗，自不必說。最是這五個人□□有趣，一個個皆是滿身的油湯腳菜，還有劉香妙頭上，剛剛頂著一烤鴨，蘇蓮芳頭上，頂了一個魚頭，皆是動都不動，好像唱《水漫金山》那齣戲上裝的些妖怪一般。徐焱又氣又悶，走上前來，喊也喊不應，拖也拖不動。

正當無法可治，忽見找和尚的家人回說道：「稟三老爺，家人們四處找了，並沒見一個和尚。」家人正在回稟，濟公忙將隱身法收起喊道：「俺在這裡呢！徐焱小雜種，你來看，你家裡擺著的這月宮供，可好看嗎？」說著拍著腿，朝著這五人笑個不住。徐焱一聽和尚喊他，直覺氣往上衝，喊道：「家人們快上前抓這禿驢。」濟公聽說，又哈哈的笑道：「徐焱你不必著急，鬧了耍的呢！你要抓俺，俺還到月宮去了。」說著，腳一蹬，忽然不見。可也奇怪，和尚走後，一個個也都能動了，也能說話了。只聽劉香妙接二連三的說道：「可恨，可恨，怪我不好。」國舅忙問道：「這個和尚可是濟顛僧嗎？」劉香妙忙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。」那知劉香妙剛一搖頭，恰巧頭上的一隻烤鴨往下一落，蘇蓮芳嗤的一笑，劉香妙道：「不必笑人，你光頭上也有樣物件呢！」蘇蓮芳用手一抓，原來是一個很大的魚頭，大眾反轉笑不止。劉香妙道：「諸位不必笑，待我把這位和尚的來歷說明。他本是月宮看頭門的和尚，因我等到月宮去，不曾做個節略奏明太陰星君，恰巧他酒吃醉了，被我們偷進去吃酒，所以他醒轉來，就同我們鬧事。但是我們雖然受了他病，他此時怕的在月宮裡要受些責罰了。」徐焱道：「不錯，怪道他臨走說的，仍到月宮去呢。但恨這個禿驢，不知叫什麼名字？明日等到新君即位，必定要叫他申封奏表到太陰星君，譴責譴責他，煞煞我的氣才稱心呢。」華氏道：「劉師傅實也不覺大意了，怎麼能私下就到月宮吃酒呢？這也算自討苦吃。」國舅道：「不必多說，還要叫人把澡鍋燒起，大眾還要洗洗澡，這一身油湯油水的了不得了。」大家就此不歡而散，盡皆沐浴更衣。廳前打去物件，自有家人打掃不提。

且言濟公在國舅府戲弄之後，仍然用隱身法回到如意館，見桌上燈還點著，兩樣菜一壺酒，還在原處。濟公重新坐下，一個人自斟自飲，到得四更向後，真個打起瞌睡，就此坐著呼呼沉睡，及至天明，陳亮、雷鳴、楊魁起身至外，方才驚醒。他三人以為濟公在此睡了一夜，不料他到在國舅府做了一場上好的戲法來了。當時三人，淨面吃茶，獨濟公是用不著的。卻喜杭州面飯店，例行午、秋兩節，節後皆剪門三日，剛剛讓他們在此做個落腳的地方。而且如意館的這位東家，一者礙著外甥楊魁的面子，二者因濟公名聲廣大，所以不但不敢嫌煩，反轉關照一切伙計恭維不暇，但是曉得濟公不喜歡尊姓大名鬧浮文，所以他也不來酬應。

這日因館中無事，凡通城開酒飯館的大小大小，共計三百六□家，他們有一個弟兄會，每人出一串大錢，用六個骰子搖點子，頂大的得會，可算一千文，就得三百五□九千文，大家賭點運氣。還有一層，三百多人，搖這六個骰子，難免不得同點。他們又想了一個法子，另外置一籤筒，內貯三百六□根籤，籤上由一號起，到三百六□號止，未曾搖骰，大眾先去抽籤，然後憑手中之籤，摸號搖骰。譬如六個骰子，頂多不過三□六點，如其兩人搖三□六點，是盡在前一號先搖的人得會，後搖的沒有得。這個會行了已有數□年，這如意館的東家，不曾得過一次。

這日中飯向後，濟公正同楊魁、陳亮、雷鳴還在那裡吃酒，見外面來了無數搖會的人，濟公早已明白。忽然如意館的東家，走至濟公前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傅，再添一壺酒來罷。」濟公道：「不拘添不添，長流水最好。」又毒聲毒氣的說道：「你不必問我們吃酒，你去得會罷，得了三百六□千大錢，才有好多年酒吃呢。」東家暗道：我又不曾告訴，他到曉得我搖會，這位法力委實真大，我何不請他作個法，叫我得了會呢？想著，正要開口，只見濟公朝他呵呵一笑說道：「你不必鬧我的酒了，你去便得會了，我包管你著，你不要煩碎了。」那東家見濟公真不真、假不假的，也不好再言，只得移步出外。只見店堂內外，人山人海，共喊道：「抽籤了，速來罷！」就此你一根，他一根，抽個罄盡。大家將籤來看，卻如意館的東家抽的是第一號籤。心裡喜道：這位和尚，真算是法力無邊呢。見得籤已抽完，上面又喊道：「第一號上來搖會。」那如意館東家，以為必定斷是三□六點，有和尚保著我呢。得意揚揚的跑上台去，將六個骰子，翻成一個一二三四五六的不同樣，蓋好了蓋子，兩手恭恭敬敬的捧起，心裡禱視道：濟公和尚，濟公師傅，濟公聖僧，你老人家，要保佑我得會呢。難得你老人家在我這裡，也算有點緣分，就是不看我恭維你的道理，也要看我外甥的情面才好呢。務求師傅，必定要給我三□六點，一點都不能少的。禱視已畢，端起骰盆，搖了三下，大聲高呼道：「你們來看三□六點罷。」大眾站在下面，吃了一驚，以為第一號真個搖了三□六點，你我皆不必搖了。一個個遂喊道：「走罷走罷，不必搖了。如意館第一號，便搖了三□六點。」底下一片喧嚷之聲，真正如潮水一般。

只見上面管盆的，忙搖手說道：「你們別走呀，還不曾開盆呢，適才是說了耍的呀。」大眾聽見，方才心定。但見那管盆的把蓋一消，不禁哈哈大笑說道：「好耍呀，三□六點，有個零頭了！」又高聲報道：「寫賬的記賬，如意館第一號七點。」這位東家心裡實在是難過，得會不得會還是小事，下手喊三□六點，大眾便一陣驚慌，如搖個二三□點，還不介意，偏偏搖了一個七點！往後談起來，豈不把人笑煞嗎？但覺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垂頭喪氣，跑下台來，連同大眾都不好意思說話，急忙跑到櫃房後裡，往牀上一睡，心裡卻有點怪和尚拿我取笑。可也奇怪，但聽見外面報賬的，左一個七點，右一個七點，一直報到末了，剩不上四五根籤，都是七點。心中這一歡喜，非常得意。連忙在牀上蹙起，走到櫃外，大眾也對他甚稱奇怪。聽說僅剩第三百六□號那一根籤未搖，只見那人走上台去，說道：「這回我要做做法術呢！」叫聲：「看盆的朋友，你不要消蓋，讓我自家消。」但見他搖了三下，輕輕的把蓋子消了一半，大叫道：「好了好了，已看見裡面有一個紅通通的四了，至少總有九點了，會總是我得了。」大眾到不介意，單是這位如意館的東家，就同落在冷水裡一般。不知此會到底是何人得著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